

奶奶的小蒲扇

□边帅辉

我的家乡深藏在豫西伏牛山的怀抱里。那里的夏天总裹挟着滚烫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山间的蝉鸣声一浪高过一浪，毒日头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，连石子路都烫得仿佛能烙熟鸡蛋。在那些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的遥远年月里，奶奶手中那把小小的蒲扇便是我整个童年里最清凉、最温柔的慰藉。

那蒲扇是用柔韧的蒲草细细编织而成，扇沿还精心地缝了一圈红布条。我曾好奇地问奶奶：“为啥要包红布呀？”奶奶慈祥地笑着，轻声说：“红布辟邪哩，妖魔鬼怪就不敢近你的身咯。”自那

以后，我对红色便有了莫名的偏爱。

岁月摩挲，扇柄早已被握得油亮光滑，泛着温润的光泽。夏日悠长的午后，我常端着饭碗，坐在院里那棵老石榴树的浓荫下。奶奶挨着我坐下，手中的小蒲扇不急不缓地摇着。微风裹挟着饭菜的香气，徐徐拂过我的面颊，不仅驱散了恼人的蚊虫，更送来丝丝沁人心脾的凉意，让我能安心地咀嚼每一口饭菜的香甜。

入夜，闷热如同厚重的棉被，压得人辗转难眠。我躺在小木床上，燥热难当。这时，奶奶总会悄然坐到床边，一边哼着古老而悠长的歌谣，一边有节奏地摇动那把小蒲扇，扇出的风轻柔、舒

缓，仿佛带着安眠的魔力。

在这微风的温柔抚慰下，周身的燥热渐渐退去，我望着窗外深邃夜空中闪烁的繁星，耳畔是奶奶哼唱的只有她自己才懂其中韵味的调子，不知不觉便进入了香甜的梦乡。

在奶奶小蒲扇摇出的清风里，我安然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酷热的盛夏。那一阵阵清风，浸润着奶奶对我无声而深沉的爱意；那一首首歌谣，寄托着她对我无尽的祝福与牵挂。

时光匆匆，卷走了许多旧物与旧事，唯独关于这把蒲扇的记忆非但未曾褪色，反而在岁月的长河中愈发清晰、温润，熠熠生辉。

如今，我们早已远离了那个依赖蒲扇驱暑的年代，但奶奶的那把小蒲扇依旧静静地躺在她的衣柜深处。它承载着童年最纯粹的美好，更承载着奶奶那份无私、绵长、恒久的温暖爱意。

每当记忆的闸门开启，儿时的夏天便鲜活地涌来，那把蒲扇总会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。我心中悄然涌起一股暖流，仿佛瞬间穿越回故乡的老屋小院，耳畔又响起蒲扇摇动时那特有的沙沙的轻响，肌肤仿佛再次感受到那带着奶奶掌心温度的微风拂过。

奶奶的小蒲扇啊，是我童年对故乡、对亲情最美好、最温柔的印记，早已化作心底永不磨灭的珍藏。

“好人”母亲

□杨伏全

母亲生于1941年，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。记忆里的家，总裹着一层贫穷的底色，一日三餐多以红薯面、米糠和小米为主，生产队分的小麦要留到过年或来亲戚时才舍得吃，棉籽油更是金贵。可母亲总有本事把贫穷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，用红薯面掺着米糠捏成小鸡、小狗或小猪的模样，我们兄弟仨吃得香甜。那时不懂，只觉得母亲的手像有魔法，后来才明白，那是她把对日子热爱一点点揉进了粗粮里。

她身上有着中国女性所有的传统美德，白天在生产队挣工分，夜里就着油灯纺线织布，为我们缝补衣裳。粗布衣裳经她的手一裁一缝，总是合身又好看。她待人热情，见人就笑，邻里有难处总是第一个搭手，村里谁提起她，都会说“那是个好”。

母亲对我们的教育，是出了名的严厉。我们做错事时，母亲的训斥声能穿透院墙，偶尔还会扬起巴掌。可如今想来，正是这份严厉让我们有了规矩。我们从小穿有补丁的衣服，却从不觉得寒酸；碗里的饭总要吃干净，知道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；更不会沾染恶习，结交不三不四的人。

严厉之外，是满满的慈爱。那年月日子苦，她和父亲再累，也总要先让我们吃饱。换季时，她常常熬夜赶制衣服，针脚细密，藏着怕我们挨冻的心思。谁要是生了病，不管刮风下雨，她都背起我们就往卫生院跑，山路颠簸，她的后背却稳得像块石头。

1986年，母亲查出肾炎，却总说没事，照旧操持家务，直到拖成肾功能衰竭，并发病缠上了身。母亲在弥留之际，拉着我的手，气若游丝地念叨：“你们都没成家，可怎么过啊……”那句话像根针，扎在我心上三十多年，一碰就疼。

母亲操劳了一辈子，奉献了一辈子，我们却连她的生日都记不清，更没为她过一次生日。子欲养而亲不待，大抵是世间最痛的遗憾。但母亲教会我们的正直、善良、勤勉，早已融入血脉里。她从未离开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我们的日子里。

忽有故人心上过

□荆栋

“忽有故人心上过，回首山河已是秋。”诗句浪漫唯美，意境深邃，拨动心弦的同时，在心底荡起层层涟漪。相信很多人都曾经拥有这样一个故人，总是在不经意间浮上心头，记忆长河中尘封着一份美丽的遗憾。因为这位无法忘怀的故人，在你的情感世界里得过满分。

曾经满心欢喜地步入爱河，坚定认为对方是自己一生的情感选择，互为靠山，相互依靠。相处的岁月如诗如画，为你削过苹果，帮你戴过发卡，一起看山看海，一起庆祝许愿。指尖轻触那带

锁的日记本、陈旧的相册，每一页都定格着爱的记忆。如果思念有形状，那一定是夜空中皎洁的月亮，有阴晴也有圆缺，让情感世界不再有黑暗。喜欢是瞬间的沦陷，爱情是长久的执念，因为在乎，渴望同等回应，就会无端生出许多情绪和欲望。

然而，当情感出现裂纹的时候，需要用心修复，曾无数次给对方机会，却一次次陷入绝望。激情淡去，耐心消失，理解和包容显得苍白无力，最后那个努力挽留的人，像小丑一样强颜欢笑，即使演出再精彩，台下观众也没有任何表情、没有互动、没有掌声，收到的只有一次又一

次的冷漠无情。无论多努力，怎么挣扎，其实结局早已注定。爱到极致不纠缠，思到极致不相见，当爱意消耗殆尽、曲终人散时，要用绝对的理智去压制疯狂的执念，不被理解的时候，解释就是掩饰，哭闹就是矫情，甚至连呼吸都是错的，沉默也许是最佳选择。有些路不走不甘心，试过了却落得伤痕累累，那些没说出口的话，最后只剩一声叹息。

飘雨的季节，失眠的午夜，情绪反扑的时候，不妨静下心来，提笔蘸墨写相思。该如何下笔呢？写最初的情难自抑、形影不离，还是写最后的身不由

己、遥不可及？文笔再美，却写不出你的万分之一，故事不长，很值得，也很可惜，往后余生，唯你是念，心动与遗憾是你，最后不可提及的也是你。

所有的事情都有尽头，唯独思念没有。离别的岁月再无长相守，漫长的未来只留长相思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“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”，爱情亦然，人也不能两次陷入同一场情海。后来，我见过许多风景，浩瀚的大海，高耸的山川，芬芳的花海，却再也找不回当初和你坐在草地上，依偎在一起看夕阳西下，那种风中带着甜味的悸动。

我的石匠父亲

□石付林

父亲离开我们已四十余载，但有关父亲的记忆却如陈酿的酒，愈发醇厚深沉。

父亲出生在林州的一个小山村，小小年纪就尝尽了人间疾苦。为了生存，他在二十多岁时学会了石匠手艺，靠着过硬的手艺自在太行山区闯荡。20世纪60年代，修建红旗渠的号角吹响，父亲义无反顾地去了修渠工地。听父亲讲，当时条件十分艰苦，口粮不够吃，就挖野菜充饥，没地方住，就住石庵子、崖岩下。但他从没喊过苦，叫过累。每年除了生产队收麦收秋外，父亲几乎天天战斗在修渠工地上，过年也不歇息。因为他垒砌的每段渠岸都被评为优质工程，所以父亲年年被评为修渠模范。

十年苦战，红旗渠胜利完工。作为家里的顶梁柱，父亲明白一刻也不能停歇。农忙时，父亲在生产队的土地上辛勤耕耘；农闲时，他凭着精湛的手艺，到山西、河北给人家锻石磨、石碾。那时交通不便，都是徒步行走。尽管一天才挣一块五毛钱，除交生产队一块外，还剩五毛，但这微薄的收入却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慰藉。每当父亲带着疲倦的身躯和辛苦挣来的钱回家，我们兄妹几个都满心欢喜。因为那意味着有零花钱买学习用品和糖了。在年少的我们眼中，父亲就像无所不能的英雄。可那时的他却忽略了他日益弯曲的脊背。

我曾暗暗发誓，一定努力学习考上大学，将来好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。然而命运却和我开了个残酷的玩笑，高考那年，我因几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，辜负了父亲对我的期望，心中满是愧疚。但父亲没有责备我，而是鼓励我：“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，咱林州人有的是红旗渠精神，不论干什么事都能成功。”父亲的话我牢记在心，所以在以后的工作中，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能迎刃而解。父亲一生忠厚老实、心地善良、乐于助人。他精湛的手艺在附近几个村无人能比。亲戚朋友建房，他总是有求必应，凭借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艺，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赞扬。

父亲一生勤劳，身体硬朗，从没吃过药、打过针。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，每当夜深人静，我总会在梦中与他相见，他还是那般勤劳，慈祥的脸上带着熟悉的笑容。



云携雨色万峰涌 □王咏梅 摄

他是大医生

□高庆云

我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，接触过各行各业的人物。虽然许多行业的许多优秀人物都令我十分敬仰，但我最崇尚的是两个职业——教师和医生。师者立德树人，医者治病救人。这是神圣的职业、神圣的人。

在8月19日中国医师节即将到来时，我想谈一位退休多年的医生——贾银明。在和他的交往中，我感觉贾银明是一位非常好的医生，是一位大医生。

什么是大医生，我不好用简单的文字来概括，只是凭直觉认为贾银明应是一位大医生。

当年，贾银明从医学院毕业后，被分配到安阳市人民医院从事心血管病的治疗和研究。多年来，无论职务如何变化，他始终没有离开临床医疗。即使后来从事党政职务工作，他仍坚持到医疗一线查房和接治病人，仍坚持行使治病救人这一基本职责。

大医精诚，医者就是凭着精湛的医

术治病救人。贾银明长期从事心血管内科医疗教学和科研，认真学习国内外心血管治疗领域的新理论、新技术，领导团队开展多项研究，并及时运用到我市心血管医疗实践中，解决了许多心血管领域的重大技术问题，取得了重要成果，获得过多个奖项。

写作此文时我正住在山里，看山景是需要攀登的，而看医学的风景同样需要攀登，贾银明就是一位攀登者。

我曾经几次光顾他的办公室，他的书桌上、书柜里都是书。我想到高尔基的一句话：“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。”贾银明永远是一位爬梯者。

大医精诚，“诚”字很有讲究。医者的“诚”就是诚心诚意对待自己从事的医疗事业，诚心诚意服务人民健康。

多年前的一天，我去医院找他，目睹了这样一件事。已是副院长的他，每日工作繁忙。那天，一位乡下患者慕名前来，因找不到他，就蹲在他的办公室外等候。贾银明忙完工作回办公室时已近中午，见到患者，立即热情地将患者及其家人让进办公室。贾银明

认真询问患者病情，静心听诊，直至治疗结束。患者及其家人很满意，连连称谢。

医者仁心，观察贾银明的性情，有一个显著特点，就是怜悯心。他多次参加农村义诊，还积极参加驻村扶贫工作，为当地百姓提供医疗服务。曾经有一位下肢残疾的农村病人，病愈后复发，家里困难，行走又不方便。看着病人为难的样子，他多次抽出休息时间，到病人的家里为其诊治。病人躺得低，个子高的他就蹲着为病人治疗，病人及其家人感动不已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贾银明面对病人时始终微笑着，带着关心的神色，让病人体会到一种温馨。他很有耐心，总是认真听病人诉说，认真与病人交流，并认真回答病人的问题。许多经他治疗过的患者常说这样一句话：“贾大夫是我们的‘保护神’。”

每个人都是一本书，阅读贾银明，我想到一句名言：“恃才傲物不是智者，虚怀若谷才是高人。”贾银明是高人，是智者。

难忘军营那身绿

□姚伟

军营那身绿，是战友们深深的喜爱与眷恋，是刻在骨子里永不褪色的青春，穿在身上让人精神饱满，陪伴我度过了三年军营生活，见证了我从一名普通青年成长为合格军人的历程，也见证了我与战友们的珍贵情谊，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，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都将永远铭记在我心里。

岁月更迭，退役后，战友们虽各奔东西，但那份深厚的战友情谊却从未割舍。因为战友情是人间一种最厚而高洁的情感，不论过去多少年，哪怕沧海变桑田，一同经历过的军营岁月就像一幅幅画面，久久留在心间。

今年八一建军节前夕，战友们举办了参军47周年聚会，回忆曾经在部队的峥嵘岁月，分享各自退役后的生活经历。岁月在他们的脸上刻下了痕迹，但战友情却愈发醇厚。

虽然我只有三年的从军时光，但那段经历却深深在我的记忆中，永远无法忘怀。部队教我们抬头挺胸，那是挺起尊严、担起责任；部队教我们令行禁止，坚决服从，争当先锋；部队教会了我们敬第一个军礼，把我们锻炼得方方正正、朝气蓬勃。清晨出操，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，迎着朝阳跑步前进；星期天，坐在床前给远方的父母和心爱的女友写信，是闲暇时光中最甜美的回忆；老乡相聚，大家一起谈天说地，温馨而亲切；晚饭后，观影时光总是令人期待。亲爱的战友，想必你和我一样，对部队念念不忘吧？部队见证了战友们的青春岁月，承载着战友们的热血与梦想。

军营生活已化作珍贵的回忆，成为战友们不断回味的话题。节假日包饺子，大家一起动手，包出来的饺子大小不一，包法也五花八门，一下锅还容易漏馅儿，吃起来却连汤都是香的。有一次接到紧急命令，几千吨水泥必须在暴雨来临之前装上火车，战友们马上乘车赶到“战场”。一开始一人一袋抱着、背着、扛着装车，后来两人一袋抬着走，浑身都是灰，只能看清两只眼睛。终于，战友们将水泥全部装上了车。不久，大雨席卷整个货站，我们的努力使国家财产免受损失，战友们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。

我们把最宝贵的青春献给了部队，而部队回馈我们的是受用一生的精神财富——忠诚、坚韧、自律、豁达。几次在梦中，我又回到了连队，与战友们一起把被子叠得像豆腐块，把物品摆成一条线，耳边是那熟悉的军号声、班长的口令声、整齐的跑操声……